

明朝典彙

漢書門類			
九	二	〇	五
一	〇	四	〇
一	三	四	〇
六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二	〇	五
一	〇	四	〇
一	三	四	〇
六	四	〇	〇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48)	
函號	294	39	

四十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戶部清查遠年逋賦論者謂劉瑾方務督責而濼多附
之

十年以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

淺草文庫

十四年九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瀚閩縣人成化



進士為翰林編修歷諭德祭酒進禮部侍郎改吏
部尋進南吏部尚書正德初改南兵部時逆瑾側目方

正士會南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

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為黨矯詔降

浙江叅政致仕瑾誅復原官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

謚文安子廷楫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庭機子爍

南禮部尚書煇工部尚書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
十六年正月以王憲為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王憲去位以左侍郎楊廷儀署部事廷儀為御史方鳳
所劾雖稱疾在告顧托右侍郎王鉞上言兵務浩繁宜

令廷儀亟出視事 上報可廷儀遂出視事公議鄙之

六月復召彭澤為兵部尚書

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守仁疏

乞省葬

嘉靖元年四月以廖紀為南京兵部尚書十一月致仕以

陶琰代

二年四月兵部尚書劉機卒機大興人大父中敷戶部尚

書機成化戊戌進士由翰林歷官禮部尚書丁憂起吏

部加太子少保復起前官致仕長身玉立音吐洪暢見

者生敬為文惟取達意不事雕琢在翰林時從事律

學喜談各理疊疊不倦善辯者不能奪性孝友雅尚儉

素無世祿之習

八乃以秦金為南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李充嗣代

十月給事中曹懷劾尚書彭澤右侍郎李昆昧乞賜罷黜

章下所司澤遂以少保致仕 澤蘭州人弘治庚戌進

士純誠直諒持憲嚴明一洗脂膏軟媚之習君子謂其



得於理學者爲多謚襄毅

十一月以金獻民爲兵部尚書獻民綿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掌院事知大體不事苛煩糾劾彈駁臺中肅然改兵部嚴明精察序次武籍犁然不紊贈太子少保

四年正月前兵部尚書何鑑卒鑑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擢御史出爲知府歷官副都御史巡撫直隸賑濟災傷多所全活刑部侍郎奉勅招撫河南等處流民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流賊劉六劉七等起提督軍務有平賊功加太子太保進光祿大夫柱國給一品誥命致仕

鑑有執持不附權要在兵部時宸濠奏復護衛堅執不與端方之操可概見云

六月以李鉞爲兵部尚書

五年八月以詹事張璠爲兵部右侍郎時璠請告省墓月朔已陛辭上復命鴻臚寺往境諭旨畱之而吏部會推堪任兵部二人以聞上命別簡以璠名上遂用之卽日三中官宣璠至左順門令治部事無歸璠疏辭仍乞賜告不許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皆言璠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不宜遽處兵柄廖紀銓部大臣負時望乃迎伺上意引用邪人保祿不忠上怒責

桐等慢君命排忠良陷大臣已而六科解一貫等十三道張祿等及南京給事中方紀達等御史戴繼先等連章以爲言俱不聽

十月以王時中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鉞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長于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七年二月以王憲爲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卒充嗣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以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歷官都御史侍郎巡撫河南南畿宸濠犯順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仍兼巡撫尋改兵部充嗣居官清苦剔歷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外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於禍贈太子少保

十月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由刑部進兵部力辭至三疏言外虜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闔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勤爲國不得保全其倖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復援姚崇李綱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

夷足邊儲正謀謨借人才十事要說 上嘉其忠鯁促令上任議行十事

八年二月胡世寧見所議不合求罷從之以李承勛代
六月罷兵部右侍郎黃衷初衷以工部侍郎督木湖廣事
竣回籍三疏乞致仕會緝事官枋妄言衷已至京月餘
有旨衷既至京不行朝見乃奏詞沽名事涉欺詐命吏
部查叅吏部言衷實在籍候命且疏詞懇切宜聽之
上意終不可解責吏部黨護遂革職令冠帶閑住仍命
緝事衙門及湖廣廣東布政司核其在京在籍的實以
聞給事中魏良弼因言衷係大臣例當馳驛假令入京
豈能潛隱乞宥言者欺罔之罪以杜偏聽之漸不報

九年正月以王廷相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年二月兵部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仁和
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歷陞江西副使時宸
濠有逆謀要結權倖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慷慨上
書悉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瀋陽濠誅起巡撫四
川右僉都御史未幾召入爲吏部右侍郎歷陞南京工
部尚書復召入一歲中歷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再
加太子太保尋病引去復召叅贊南京機務不起九年
九月端坐而逝世寧風格峻整有經濟遠猷貞諒自持

有羔羊之節海內士想見其丰采既典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桂而立朝殊與牴牾迨至若建白
畱城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之石畫云
三月兵部尚書李承勛卒承勛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
田歷官都御史承勛以太湖知縣歷南刑部侍郎進尚
書又召入吏部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改兵部提督團
營尋掌兵部 上欲用爲冢宰不果是年充正使冊九
嬪晨起趨朝暴疾卒 上自爲文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
體議論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資

時兵部尚書缺會推戶部尚書梁材右都御史汪鉉兵部
左侍郎陳洪謨名上 上令更推至是吏部言京堂曾
歷邊任者少芻搜廢棄中頗有其人願廣圖舊之意開
遷善之門諸非干大禮大獄者聽臣等列名以請簡其
中習邊務者備本兵之選其他行業著聞才識可任亦
量行起用乃詔吏部都察院會舉年力未衰識見老成
者疏名以聞毋得濫及已會推尚書秦金王時中高友
璣趙璜都御史孫修侍郎李廷相王蓋卿陳璋通政馬
理詔聽起金時中廷相璋四人

四月以王時中爲兵部尚書尋改刑部以王憲代

以王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倬太倉州人癯然儒者而胷中富有經綸善因事爲功故所至有聞

十一年以楊謐爲兵部右侍郎謐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爲人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名亦隨之嘗署院事憲度肅然及爲侍郎悉心贊佐不激不隨士論推重

七月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卒希曾金華人弘治十五年進士以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歷官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屢殄巨寇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築長隄濬支河而漕遂通詔加尚書服俸已改兵部轉左希曾清謹質亮居職務自盡不取聲望

臨事有矩度恬于進取居南太常凡六年卿貳且三考不以滯畱介念有大臣之風贈兵部尚書

十二月前南京兵部尚書陶琰卒贈少保謚恭介琰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質亮醇謹直道而行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爲名德

十二年五月以劉龍爲南京兵部尚書龍襄垣人弘治已未及第歷南京禮吏二部尚書改兵部修兵政崇武學罷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橫海五衛欺隱之蓄課有裨機務致仕歸年七十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十四年三月以張瓚爲兵部尚書

七月以秦金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五年以王軌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六年十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憲卒贈少保謚康毅憲東平州人弘治庚戌進士德度汪洋才識敏練居官四十餘年凡所爲必思盡其力不偏不黨人謂其得大臣之體焉

十七年以劉棟爲南兵部右侍郎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以編修議大禮被廷杖詔獄幾死已遷中允叅知湖廣歷太常卿提督四夷館陞前職十八年五月以湛若水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陶諧爲兵部左侍郎諧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殫心武事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依依必盡所見勿愆異同逾年以廟災致仕十九年六月以熊浹爲南京兵部尚書

御史包節上言頃因風變上厯聖憂首以邊防下兵部集議今災異叠見邊事可虞而以貪鄙之張瓚坐籌之若之何弭患于未形邪乞速罷瓚別簡忠良不報瓚疑節爲王廷相所嫉乃上疏力辯且訐廷相與羽流唐珠珊爲莫逆交講求丹鉛及房中秘術非正人君子所宜爲廷相亦上疏劾瓚貪婪罔法行道共嗤包節自能論列

何庸臣言且唐珠珊老年黧髯縉紳俱爲延納瓚亦往還其家嘗稱其預知遷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裸也 上曰張瓚王廷相俱朕所簡用各盡心乃職勿得深辯已而給事中張堯年復奏瓚與廷相交相詆詬非所以令庶官見也且瓚世居京師居本兵踰七載人情習熟請托日多屢經論列宐改瓚別用復簡才德居之 上曰張瓚王廷相攻訐有傷國體朕念大臣姑贖之今後廷臣務和衷同德以光國家不可效尤張瓚諳練戎務令盡心供職以副委任

十一月南京科道王燁等言張瓚與郭勛世居京都媾結親識凡推舉將領關節交通街衢有叅將千金都司八百之謠今勛逮下詔獄而瓚猶在位乞將勛正法瓚罷斥則人心鼓舞而醜虜不足平矣章下吏部

十二月以樊繼祖爲兵部尚書添註

二十年南京給事中王燁等言新任兵部左侍郎費家才聖庸劣不堪重任本兵張瓚旣久著貪婪樊繼祖等又怯懦畏避正宐妙選才傑以備策用詔下其章于所司 宋疏謝不允

二十一年十月給事中任瀛劾奏尚書張瓚郎中楊博職專本兵爲謀不忠方虜來時曰虜無遠謀不過搶掠迨

至虜已深入方且議調客兵曰虜雖入腹裏必無所掠不知虜十餘萬人數千里皆自備糗糧而來耶其欺罔甚矣如三門揚兵歸併村落收穫秋禾此皆兒童狂瞽之說而瓚與博以爲奇祕其於國政所損豈細故哉如舉用將帥則雖僨師失律亦在所取遂使朝廷紀綱坐是不振詔張瓚已有成命及楊博俱畱辦事

御史俞則全劾奏張瓚貪婪無恥各邊將領惟賄是用又與江彬黨惡逃軍張洪者比納其重賄邊方多事亟宜罷黜上以其疏示瓚令自陳已復詔供職如故

十一月少保張瓚卒瓚累被言官論劾皆有顯跡上終不去之至是卹典加隆贈太保謚恭襄

召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毛伯溫還部諭之曰卿總司憲綱久著才望兼以南北征伐諳練戎務故特以本兵任卿伯溫以瓚有貪聞諸邊類多僨帥乃首上言請禁沿邊將領培剋營求之弊上納之命都察院刊榜禁諭

毛伯溫奏薦楊博才識通敏曉暢軍情向隨翟鑾巡歷九邊備知夷狀今年資已深例宜遷轉乞勅吏部仍畱供職積有勞勩不次殊擢上從之

十二月以王堯封爲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南京科道張汝棟等合疏劾奏罷之

二十二年三月以張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

四月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御史巡按陝西以法裁大監廖堂逮詔獄謫金壇稍遷至潮州知府歷官兵部侍郎總督三邊軍務累以軍功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營以疾乞致仕賜馳驛歸天和字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有遺跡餘澤爲人所稱述者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西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

二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秦金卒贈少保謚端敏金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節士論許之

十月毛伯溫罷爲民尋卒伯溫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推官拜御史按福建湖廣歷都御史巡撫寧夏順天入理院事已以兵部尚書征安南事平加太子太保班師還部奉勅督京營溫有異識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丸轉不少執吝

以戴金爲兵部尚書尋罷

原姓羅漢陽人正德甲戌進士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
奇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以庶吉士授檢討以親老求
便地迎養出補湖廣提學副使尋疏乞終養嘉靖初起
四川提學遷左庶子進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兵部邦
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淡于宦情故屢進屢
輟後官八座其母尚存至嘉靖甲寅始卒蓋百歲云
二十四年閏正月以唐龍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以路迎爲兵部尚書

二十五年三月路迎以給事中何光裕論其怠廢戎務疏
下未覆輒投劾乞休詔責迎假借人言輒求解任畏難
避事令革職閑住時侍郎萬鏜新陞南京右都御史光
裕又言本部卿貳不宜同時解去今胡虜歲侵邊事苟
午乞畱迎責其後劾併寢鏜新命庶人知策勵事無躑
誤上以迎已有旨罷歸鏜仍畱原任供職

六月以陳經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以胡訓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訓在部
勤閱試慎選任嚴關防黜影射右善祛奸畱都之人安
焉南昌人弘治壬戌進士

兵部左侍郎陶諧卒贈尚書謚莊敏諧會稽人弘治丙辰
進士以庶吉士授給事中正德間抗疏劾奏逆瑾丘聚

等擅權亂政羣小嫉之以他事矯詔廷杖褫職復搆其與大臣植黨及巡視十庫不預奏銜之械繫詔獄復廷杖謫戍肅州瑾誅釋還嘉靖初召爲右都御史巡撫南贛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剿平崗賊前後斬俘以數萬計招降亦數十萬丁母憂服闋起贊本兵會九廟災自陳致仕諧歷事三朝剛介不撓當官奉公守正終始如一致稱完節云

二十六年九月以王以旂爲兵部尚書韓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

二十七年正月王以旂以河套議出爲陝西總督以劉儲

秀代之儲秀循例疏辭內言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能佐萬一上責其浮詞虛罔無任事忠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杲簡諒廉平孫繼魯清修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卽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云

兵部左侍郎潘珍卒珍婺源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諸暨知縣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兵部諫征安南忤旨落職歸珍廉直有行誼始終一節

歸後大臣科道薦章十餘上皆不報未究其用云

二十八年四月趙廷瑞罷兵科給事中楊允繩劾廷瑞近懼危疾舉動支離一時推用俱不得人如西官廳總兵李鳳鳴萬全都司都指揮楊鉞立威營坐營安鄉相張坤神機營叅將徐溥等皆近經論罷輒以遠年奏保概爲疏請宜自今進御推陞本揭各疏其舉劾先後以杜欺隱上曰廷瑞前經論列特賜優容又因邊事加恩何以忘感今既有疾尅帶閑住吏部卽擇舉才堪本兵者以聞其私用將官及奏進揭帖二事令本兵查議于是侍郎詹榮疏上因言屬者邊方乏人本部不得已棄

短取長以充任使及查武職御覽揭昉于弘治四年略具諸臣履歷按季進呈迄今遵爲定式更請上裁得旨朦朧推用將臣私弊已久廷瑞旣罷去榮所任且不問奪所司郎中俸三月李鳳鳴等俱革任閑住自今揭帖俱且備列舉劾年月違者科臣執奏

四月以范總爲兵部尚書尋爲民以翁萬達代未幾憂去以丁汝夔代

二十九年正月以王學夔爲南京兵部尚書尋免以韓世英代

八月虜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募偵者無慣卒出郊

不數十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旣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惴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不知掣調者爲誰爭言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廩餉不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仇鸞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上謂大同軍首入援

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送鸞收撫而鸞殊不呵禁汝夔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恒詭稱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汝夔受計于嚴嵩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機譎稱率兵往擊虜乃虜在城下鸞故遠屯郊垌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與否而守謙被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上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愞不出師併汝夔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

殘燬諸中貴園墅諸中貴遂誦汝夔守謙貳于虜上益
心動乃命執汝夔下詔獄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
法司卽訊時刑部侍郎彭黷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
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胥史錄
不卽竟上時坐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上大怒謂
黷等比骫將有所規免令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
上卽命斬汝夔守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按
例三覆奏上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官斥歸
遂棄汝夔守謙于西市初嚴嵩令汝夔下令勿戰及被
逮嵩恐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爲之地汝夔亦信嵩有回
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
謙俱棄市仍梟汝夔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三千里
外子戍鐵嶺衛

汝夔霑化人正德辛巳進士

守謙長沙人己丑進士亢厲廉潔一介不妄取尤能於
經濟籌邊有大寧諸考兵部集隆慶改元科道辛自修
王好問交章雪其冤詔贈尚書謚恪愍

九月詔趣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時本兵缺月餘吏部尚
書夏邦謨等前後會推四人皆不稱旨乃奪邦謨俸特
召起萬達用

十一月擢兵部左侍郎王邦瑞爲尚書先是召起翁萬達于制中萬達家海南兩月餘尚未至 上遲之屢以爲問嚴嵩言虜患在肘腋諸臣觀望恐非君命召不俟駕之義 上深然之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卽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邦瑞代之未幾萬達至具疏自明上姑貫其罪奪職別用

三十年兵部左侍郎詹榮卒榮山海衛籍嘉靖五年進士歷官巡撫甘肅大同虜屢寇邊與總兵周尙文戮力戰守邊備大修虜入輒創去晉秩兵部侍郎尋召還部攝曹事卒贈工部尚書

二月王邦瑞罷先是邦瑞疏上備虜五事 上曰兵部王官焉用建白是以空言塞責耳因詰責之詔革職住俸寇帶辦事至是考察自陳乞罷 上謂邦瑞巧詞懷怨無人臣禮勒令爲民不許再用

以協理戎政兵部侍郎趙錦爲尚書時本兵員缺吏部會推提督兩廣尚書張經總督宣大侍郎蘇佑及兵部侍郎聶豹奉旨再推經略易州兵部右侍郎翁萬達及錦上乃用錦

翁萬達罷時萬達經略紫荆關以考察自陳不職 上謂其無奮勉効力之忠許令罷去旣而疏謝失擡頭字以

不敬黜爲民

六月以史道爲協理戎政兵部尚書

九月給事中何光裕等御史龔愷等劾奏史道傳送虜言委靡遷就馬市開矣卽欲易米穀米穀塞矣卽欲請封號今觀虜表竟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况表文又不繫虜撰其設心爲何亟逐罷斥以爲謀國不忠之戒上怒曰史道已有旨回京道未回時爾等何在旣有所知當不移刻陳奏何專一探試朝廷雖劾道本欲論鸞光裕愷各廷杖八十餘奪俸一年

十月史道至京以科道曾劾乃上疏乞退疏下吏部言道前後處畫市易有無裨益邊計聖鑒自晰其以目疾乞休似非得已上覽奏不悅曰道盡心邊事其功罪有無爾職司擬評未有定論乃一一煩主則爾等所辨何事道令竭忠協理尚書李默等各降俸一級史道以再疏乞休許之道涿州人父俊父子解元進士道以庶吉士改給事中疏楊廷和不法三十餘事陞僉事復下詔獄謫金縣丞已以臺省交薦復原職歷陞僉都御史大理卿以忤汪鉉降叅議復坐陞辭到遲閒住未幾起巡撫甘肅勦平叛賊有功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虜不敢犯晉兵部侍郎尋召還部正色直言每有題覆多見嘉納

又勅令處置宣大邊務晉尚書召協戎政及歸未幾卒
三十一年四月以屠楷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月謫趙錦戍極邊初錦自大同巡撫召入本兵仇鸞有
力焉時光祿卿董懋中爲職方司郎中與鸞表裏爲奸
錦曲意奉之及鸞敗給事中郭鎰追論錦前諂事鸞意
如開馬市議分圍營皆阿指贊成旣而見邊事日非鸞
敗形已露乃稍示牴牾持兩端以解懋中雖陞任然爲
職方時朋奸鬻爵狀播耳目不可一一悉數 上曰鎰
所言是本不清何以澄流錦久附逆賊朕亦素知令充
極邊衛軍妻子隨住懋中發口外爲民兵部員缺吏部

會推三四人以上時南京御史王民等薦舉原任總督
尚書翁萬達王邦瑞楊守禮巡撫楊博等部覆起萬達
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兵部尚書翁萬達卒萬達揭陽人幼穎異五歲能
讀書性剛介坦直南北征討多建奇功己酉召入爲本
兵以父喪去庚戌之變詔奪情起復時虜患方棘 上
以至遲貶右侍郎竟坐廢至是復召用命未至而卒贈
太子少保追謚襄毅世稱爲名臣云

三十二年正月以聶豹爲兵部尚書豹初知華亭縣歷官
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犯都城時以大臣薦

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信用遂躋本兵

閏三月以潘潢爲南京兵部尚書潢婺源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至戶部尚書正色立朝爲時相所嫉徙南工部轉吏部轉兵部致仕潢貌不逾中人而守道守官萬夫莫抗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矢謨慷慨必盡所懷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三十三年十月以周延爲南兵部尚書尋致仕

三十四年正月以張時徹爲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

以張鏊爲南京兵部尚書鏊南昌人丙戌進士相度留都險要分水陸兵首尾聯絡俾江南北免倭寇鏊有力焉

一月聶豹罷時南北多事 上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

諉惟秋末輒類舉各臣報捷疏請謝玄祐而已 上初

意悅之爲溥大賚再舉頗厭傳諭轉臣切責令陳勦平

南北之策凡再上不稱旨削俸二級至是 上諭在直

八臣曰 祖宗時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選况今多

事時耶兵正年衰不勝重任卿等可評論之嚴嵩等對

豹果衰耗臣等當傳聖意令彼自爲進退以全我 皇

上優待大臣之體于是豹乃引疾乞休 上特令閑住

豹廣信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

丰采凝拔聖之令人歛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

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卒贈少保謚貞襄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

三十五年楊博憂去以許論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正月南兵部尚書韓邦奇卒贈太子少保謚恭

簡邦奇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

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遷浙江僉

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爲民 上卽位起山

東參議四川提學副使召爲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

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

徵入爲大理丞進少卿累遷南右都御史進今官叅贊

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

文地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毛詩

未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

書篤于行誼學務實踐不爲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

三十七年正月復以楊博爲兵部尚書三月視師宣大時

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給事中楊溥阿意疏請

久任楊博爲宣大總督以爲之地刑部尚書鄭曉時署

兵部奏引節奉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寧回

部今大同少寧宐令博回部任事從之

五月先是有旨召楊博還給事中張學顏言 皇上起博

于家以右衛之圍非博不能解也今大虜新退拊綏安輯正在此時遠欲徵還則陛下所以用博者亦遂失其初意矣空假以事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更擬還部命博留鎮視事

上欲召楊博還兵部復慮北防以問嚴嵩嵩言北防誠宜加慎博承特命在彼盡力幹理方有次第據報修築墩堡已完五十餘座接日繼工且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既畢徐議其宜爾上以爲然乃不召博

御史萬民英劾兵部侍郎吳嘉會巡撫薊鎮時侵牟築塞帑金時嘉會攝部事上怒命收繫詔獄以刑部尚書

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削籍爲民

三十八年十月楊博回部加少保

三月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珩石州人行履高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爲御史時輔臣推充侍從講臣疏辭不就士論高之

四月張鏊以鎮武營兵變罷以江東爲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東疏辭宮保上手詔追嘉其入餉右衛之功令盡心安撫士卒訓之忠義以奠邦本不允所辭

五月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劾奏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學託病數月薄戶部侍郎不爲而求漕運總督

學上疏自辯得旨黜爲民改南京兵部侍郎李遂代學
協理

六月起原任尚書王邦瑞協理戎政

兵部右侍郎魏謙吉赴任道卒禮部以謙吉三品未考滿
卹典當半給得旨特全給之仍贈右都御史廕一子謙
吉狂妄無賴不類衣冠其居官終始所至無一善狀淫
暴掊剋若餓鳴乳虎至于錐刀乞索卽市井之人羞言
之屬時政汙濁遂至位卿尹恩卹隆備若此

四十年五月以李遂爲南京兵部尚書

前南京兵部尚書屠楷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楷臨桂人

嘉靖癸未進士除兵部主事改吏部歷官至南工部侍
郎尚書已改吏部覆改叅贊機務疏乞致仕楷入仕三
十年孤立寡交然亦無忤性寡嗜好居第僅避風雨日
閉門靜息讀書其中卒年七十二

十二月協理戎政兵部尚書王邦瑞卒贈太子少保謚襄
毅邦瑞宣陽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以王親出爲
廣德知州累遷陝西提學僉事坐歲貢事謫知濱州歷
陞兵部吏部侍郎庚戌虜薄京城奉命巡視九門兼掌
兵部印提督團營條陳守禦五策虜退上疏請更營制
遂定爲三大營卽以邦瑞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時仇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一
兵部
四十三
鸞爲大將欲節制九邊諸將邦瑞力執不可因上疏劾
鸞跋扈不道鸞陰中之詔奪其官家居十年會戎政缺
官特命起于家協理邦瑞嚴毅有執器識甚偉歷官四
十年所至有建立尤以廉節著云
起江東協理戎政仍加太子少保

四十三年二月以趙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以胡松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二月給事中張岳疏陳時宜六事曰議祿糧以安宗室
辨誠僞以端士習公輿論以蓄真材遏奸宄以作士氣
覈部差以肅官守止開納以議兵餉因言各部諸臣皆
思疏濬滄溟雪以清吏治惟兵部畏縮逡巡各司條例雜
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武弁此其責必有所歸言皆譏
切楊博博聞之不平乃執奏乞罷歸思過 上優詔畱
之

四十五年四月以郭乾爲南兵部尚書

十月原任南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遂豐城人嘉
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
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爲南禮部郎中累陞都御史提
督操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嚴嵩意罷廢家居
久之用薦起提督淮陽軍務平廟灣倭寇進南兵部右

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復陞尚書會病乞歸卒于家遂姿
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機秘計往往出人意
表故能隨試輒效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揮鎮定之
嗣事者控制失宐諸叛卒乃益驚悍無狀幾于決裂比
遂往與雷樞即寂然就羈馮蓋其戡定之略如此

閏十月原任兵部尚書許論卒論靈寶人前吏部尚書進
之子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讚之弟也爲人博學強記早
年以才自負晉著九邊圖論鑿鑿多石畫于時聲稱藉
甚比虜庚戌犯畿內起家受兵寄出入中外十餘年未
嘗任他職然值嚴氏當國邊將多債帥且憑藉輿援無

可與戮力者 上以邊事責文臣督撫官往往以失事
陷極辟論老自顧念重又不能解去乃委身嚴氏賄遺
狼籍其典本兵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 穆廟初謚
恭襄

以總督宣大尚書趙炳然協理戎政尋回部加太子少保
隆慶元年三月趙炳然免以郭軫爲兵部尚書

四月以趙大佑爲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以劉米代
兵部尚書趙炳然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襄炳然劍州人由
進士授御史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以兵部尚書
協理京營戎政出總宣大山西軍務尋轉本部以病免



歸卒于家炳然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業貧民浙人至今思之給事中劉伯燮劾郭乾謬筦中樞有責任使前京營缺大將久不推舉致厯宸慮特用鎮遠侯寰北虜封貢事宜早決復狗築舍之議陰持兩端及綸音再下猶漫爲題覆竟無可否乞罷黜乾上疏引咎以衰疾求退上謂乾素行清謹不允踰數日復具疏力辭上乃許賜馳驛以歸

二年正月以霍冀爲兵部尚書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卒詔贈工部尚書象賢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御史出爲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時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爲之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雲南平夷曾那鑑之亂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時山海寇盜縱橫出沒象賢設方略勦捕斬獲幾二千級改南京家居久之巡撫山東陞左侍郎以老乞休卒于家爲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三年南京兵部尚書劉采卒贈太子少保謚端肅采麻城人嘉靖己丑進士典畱樞時士紳資適逢世多喜與事

就功而采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鎮以寧靜往時脫巾
士懷懼恩威寧戢歛縮毋敢譁者

四年二月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八月以吳嶽為南兵部尚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介肅嶽
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

十月以劉自強為南兵部尚書逾月改刑部以王之誥代
五年三月起楊博為兵部尚書尋改吏部仍兼攝兵部事
七月以譚綸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免明年起本部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浙江金華府同知臣楊清 訂正

兵部

都督府

辛丑三月 太祖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甲辰三月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
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

洪武三年十一月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穎川
侯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

安侯王志瑩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
知都督府事

七年六月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
都督事

十年以右御史大夫湯和爲大都督府左都督

十二年平寇將軍丁玉自四川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

十三年正月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十六年正月中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楊州人元季
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旣長出

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除總制守金華歷官都督司

馬好文學所至撫綏士卒拯恤孤貧窮苦甚得人心尤
敬士大夫公暇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韋布之士
家無餘資人多賢之

二十九年三月以徐增壽爲右軍李增枝爲前軍沐晟爲
後軍各都督府左都督湯醴爲右軍都督同知

建文元年十二月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孝
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
都尉耿璿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清以袁義爲右府都
督僉事

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并

同知僉事無定員以平安爲行軍都督僉事

四年五月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

立功自贖

七年三月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從 太祖起濠克元都

戰歿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先是淝河之戰安

操長鎗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弗克及安被擒

上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歎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旣正大

位仍命爲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群臣奏

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爲恨之也遂自經死

召鎮守雲南右都督吳亮還視右府事十一年歸卒于武

岡亮初以青州護衛千戶永樂間從軍征討歷都督體

貌魁梧饒智畧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蠻夷懷附

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人以是重之

九年三月六科給事中曹閏等劾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

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昌吉永康侯徐忠右

都督郭義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槊法司奉旨

追捕勇等蔽不與請正其罪 上命錦衣衛悉捕其僕

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

洪熙元年三月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僉事

召南京督府都督同知陳翼視中府事尋以疾歸三年卒翼從靖難師累官至都督儀觀高偉讀書善騎射以才氣自負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先幾倡勇制變履危亦未嘗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

宣德元年以冀傑爲左府右都督尋卒傑東安人由行伍從太宗靖難累官都督守開平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于知人上討高煦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傑決其就擒竟如其言追封清源伯謚忠壯

三年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四年二月勅中府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輟府

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正統八年中府都督同知韓志乞致仕許之志金吾世襲指揮性剛毅寡言笑屢以從征及擒虜功歷陞都督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慎勤勞上大嘉之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

成化元年以都督同知張欽理中府事欽以世畱守指揮累功居都督佩靖虜將軍印總兵延綬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至兩府功與能可謂無媿

五年都督同知馬良館陶人嘗以幼童侍上於青宮甚見親暱後良喪妻不數月娶繼室鼓樂聞禁中上聞

知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

二十一年二月都督同知陳遠卒遠六合人初廕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群兇氣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弘治七年中府僉事都督都勝乞休致以南京中府帶俸致仕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慎歷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聲績為時名臣

嘉靖五年十二月給事中管律言我太祖革樞密院置

五府設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其公侯伯止令隸籍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詔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帥師征討旋師則單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又禁止官卒勿受公侯餽遺及非征討不得輒趨公侯之門公縮印僉書俱屬侯伯坐營坐司亦皆其人但騁侵漁以圖溫飽聽人指顧罔識一丁乞勅兵部區別材望以為去畱別選都指揮材勇者量與署職以備緩急之用從之

三十九年二月先是南兵部尚書張整奏革五府屬衛軍餘替役收糧等事部議覆允既而掌右府事誠意伯劉

世延欲復之草疏示魏國公徐鵬舉鵬舉見其多牽引
整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獨遣人入
奏鵬舉上章辯誣歸過鵬舉亦上章自理謂世延以
私怨與鵬舉不協乃故署其名 上俱下其章南科議兵
部覆得旨令世延閑住鵬舉等各協心供職無妄生嫌
疑致壞國體

國朝典彙卷一百三十九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徐學聚 編輯

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陳朝輔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 臣吳國琦 重訂

兵部 三

錦衣衛 附鎮撫司

洪武十五年三月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及置鎮撫司所隸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
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

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建文元年十二月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

永樂十年六月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况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後復爾者必誅。

十四年七月掌錦衣衛事都指揮紀綱有罪伏誅綱山東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日見信任而恃恩驕。

橫朋北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上用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旨詔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儼人牛立稿又卽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會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

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
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
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子民地八所直
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
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
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
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綱諸
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
玉束帶紅輔床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
輿副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

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爲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
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
氏姿色欲買置媵爲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遇於大內持
纓纓祿首腦裂幾死祿懼噤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啞
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死綱家蓄養亾命託
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
百人克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試可令暫出待歲綱
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
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 高皇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
而文度頗爲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

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
繒綺四十匹願得從替御列爲外府外廐綱許之仍語
文度吾後庭未克若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
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亾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
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
龐英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
史旣射綱謬爲不中英折柳鼓噪竟射無糺者綱乃喜
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
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其僚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
李春比周爲誣罔當死并諸應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
可頒示天下

二十二年錦衣衛指揮同知甘斌初守西山占百姓園田
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所劾
仁宗以斌先朝宮闈之親不付法司降漳州衛千戶
洪熙元年二月改兵部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輔從弟也 上嘗問輔所親輔以
信對遂有是命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
四川都指揮使

宣德四年七月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

鞠之論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
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
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
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正統六年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指揮馬順怙寵驕
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及土木之難爲朝臣捶死

詳中官

景泰元年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爲人復私
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辯理 上曰官校本
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今其弊如此後有送法司
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二年六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詳親征

天順元年正月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
日石亨引二人侍文華殿前 上問二人何人亨對曰
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 陛下復位
時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
職者至四千餘人錦衣之濫自此始

二年六月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大學士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所至貪求無厭
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
差旣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

得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門達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復召賢待之如初三年十一月有謂錦衣衛指揮劉敬曾邀石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僉都御史韓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四年五月上召李賢論校尉行事亦多枉人如邢臨川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刑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刑部尚書陸瑜獨言其冤達怒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敢捨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和達不從誣欲出反者上知無他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止誅斌兄弟而免其妻子

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緝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

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 上因
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今詔
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
遂召法司戒飭之

七年時錦衣衛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
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
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拮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
彬既下獄達撈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

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畱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
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
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逮問達
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
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
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
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
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攀指也達失色計沮
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年二月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

掌詔獄任情張威大典羅織遣官按編行郡縣緝紡事
情有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
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死戍所
成化十三年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
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詞翰時西廠
雖革 上有時密召注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
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吳綬能寫本通文移直遂
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十四年始給南北鎮撫司印各爲一司得直達

調錦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於南京以指揮趙璟兼

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議凡文臣
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爲所斥云

二十年萬全右衛百戶韋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
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綬冒功陞百戶依附汪直遂至權
寵赫奕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
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
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
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
韋瑛曩罪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
仍梟首於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

弘治元年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資精敏批文赴所在
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出回奏有不同者
執送京師後乃止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偽莫辨至是以
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舊例行

四年十二月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
書史初襲正千戶以婦翁于謙坐謫戍邊成化初得還
任歷遷都都揮掌錦衣衛事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
務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者為邏者所發株連數百
人驥曰首事者獨惠餘皆愚民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鄰
人傳示妖書發其事覲賞驥曰此妄耳焚書滅跡凡詔
獄下錦衣者所司輒加以巨挺驥獨否 憲宗嘗命杖
忤旨者或諧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
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
體敦厚不刻云

九年彭城衛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媒媪背鬻
為娼轉鬻於樂工袁璘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諸歌
肆女怨母鬻已不復認聶竟攘以歸璘贖以十金不從
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
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
司錦衣衛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鞫之始

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
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
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
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
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惟
用刑罰逼之誣服刑官卽洞見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
今哲事觀之益復可信願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請鎮
撫司於邊進哲一官以酬被誣受辱之苦其鎮撫司理
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
事得旨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璘埋葬之費革爲民

正德元年時劉瑾專政言官劉蒞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
下詔獄錦衣衛指揮牟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御史
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
黨人爾爲忠乃悔刑瑾令復獄詞去銑首權闖字斌不
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
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貸知斌
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
四年劉瑾以石文義爲錦衣衛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張綵
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

九年以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於

上賜姓朱每投刺自稱皇庶子朱寧

十年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
左布政方永良言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
哺之民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言則見斂之財必入朱
寧之手臣惟朱寧藉寵以來賜予無算饋遺不貲何乃
爲此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更
乞急行浙江巡按御史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民怨猶
可解儻置之不問必蠶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
常所不料者疏入朱寧頗懼仍委過下人遣衛卒軍所
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寧憾永良不置永良因三疏乞

致仕許之

十四年七月朱寧交通宸濠下獄籍其家

十六年四月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王欽殷鏜周瓚姚
瓚千戶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等皆以黨附朱寧江
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之
命逮詔獄已三法司上罪狀 世宗以其朋姦亂正情
罪深重王欽藍華姚瓚命如議處決周瓚等各發極邊
永遠克軍郭鰲殷鏜仍提家屬問

嘉靖元年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人犯
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

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查成弘年間事例以聞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厥衛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叅對壽等爭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章令對狀宥之。

二年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貢緣劉瑾張銳錢寧等署爲錦衣旗校假以刺姦椎剝齊民。上登極奉詔褫職邦奇屢奏刺姦有功乞恩復職下兵部看詳給事許復禮安磐章僑等交章言其不可不報已而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爲錦衣百戶。

七年正月給事中蔡經等疏言國家內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等官皆爲。陛下奉三尺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鞠在諸臣亦足辦矣今。陛下時差官校逮繫罪人此屬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至於地方之騷擾驛遞之需求又不可勝言願自今罷勿遣刑部尚書胡世寧請從其議。上納之。

十五年掌錦衣衛都指揮王佐卒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爲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當張鶴齡等下詔獄市人劉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諸公侯多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

爲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中外以佐
安 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贈左都督

十九年三月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陳寅言今年當軍政考
選之期而兵部以錦衣衛類題錦衣係近侍直差之臣
須歷練閑熟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三年例免考許之

二十六年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都督同知陸炳假竊
威福下逐客之令凡寓京邑者槩責屏出旗校乘風繹
騷又自立錢法禁民行使中錢至罷市肆道路以目及
長蘆解到年例鹽復受歇戶徐二等請托任其結黨京
山侯崔元加抽白鹽沮撓上納乞明正炳罪大學士夏

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三千金求居間不得因長
跪言泣泗輸罪乃已于是勅戶部會議錢法務便民下
旨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鞫論炳元俱輸罪乞恩釋之
二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卒
炳平湖人祖塤以尺籍隸錦衣 獻帝之安陸選克儀
衛司總旗父松得事 上於潛邸遂以從龍功累陞都
督僉事炳中武舉會試授千戶積功陞指揮 上幸承
天行殿灾炳負 上出於火卽拜都指揮累陞前職及
是暴卒 上深悼之追贈忠誠伯謚武惠官其子繹爲
衛指揮命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炳雄黠多

智數善迎合由列校驟躋公孤任豪惡爲爪牙多布耳目銖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卽榜掠文致成獄沒其貲產累貲至鉅萬豪侈自奉別宅庄田徧於四方聲勢震天下是時上數起大獄炳頗事保護所全活亦衆又折節廣交以籠取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奸者

錦衣都指揮王佐者陸松執友也掌錦衣篆而松佐之時炳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以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卒炳後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有孽子至不肖陸博縱飲有三別墅炳已

計得其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陷以狎邪捕其黨與家奴一二不才者使證成其罪死杖下三四人佐子窘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始亦罔抵而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子恚諱母曰兒頃刻死耳而母忍助爲虐乎母叱曰死卽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爲炳頰發赤左右臍汗簌簌下趣遣之出事遂寢

三十年給事中何光裕論南京錦衣衛僉書呂元躡進要職錦衣衛納級總旗王松濫襲千戶乞行嚴究上命

兵部從實以聞部言呂元領運六年五被薦書似非獵等松先總旗以父子俱有斬虜功故併襲今職光裕言非是得旨錦衣係近侍人員豈容冒濫陞襲姑奪堂官俸一月司官四月元革回原衛松都察院逮治

隆慶三年十二月 上以災異頻仍多緣部院政事不調信刃濫訟假公營私致傷和氣厥衛暗訪以聞給事中舒化御史劉思賢上疏言厥衛暗訪之禍尋寢之

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輦轂之下各行事衙門在馬而四方奸民輻輳妄言亂政指稱誣騙莫可推詰臣近日曾自訪獲王三聘等此輩實繁望勅下厥衛及五城御史

嚴加緝訪務期盡絕如窩藏及不舉首者事發連坐

上深然之令厥衛五城嚴行訪捕都察院仍揭榜禁約

九月御史張守約追論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其罪有十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佐籍其家詔錦衣衛捕繹等送法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多詣闕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真起取貨擅侵戚里按匿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賊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賊弟太常少卿燁宜革職惡黨

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旨炳負國
擅權播弄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
姑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為民餘如擬贖
產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為民佐邊遠永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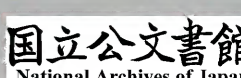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南京戶部司務 臣陶 洪 訂正

兵部 四

總兵叅遊

永樂二年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謂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
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乃勅晟曰前者
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
立朕既付卿以闔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



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十六年六月勅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爲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狃怯忠則不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爲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爲法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窘已甚爾爲首將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生事以困軍民蓋銘屢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佩征蠻將軍印遼東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佩鎮朔將軍印甘肅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還

勅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曰近邊將多有忽畧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留左右饑寒老疾貧難之人則令把關隘守烟墩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

不虞誰任其咎宜各警省躬勤率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宣德二年以都督僉事山雲爲鎮守廣西總兵官時溪洞
獯獷叛服不常歲殺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
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南安廣源蠻繼討
柳潯賊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進都
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
諸土官專勵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
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
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
雲嘆曰人言土夷醜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

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禮
牢曰教我教我我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
福雲自陳 上不問尋卒追封懷遠伯謚襄毅

六年四月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
及僭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 上諭都察院曰懷武人
不學之過姑宥之

八年正月御史給事中奏宣府總兵譚廣杖殺萬全都司
經歷蕭翔請正其罪 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
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爲知禮蓋擅
作威福良臣不爲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

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卽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正統三年正月大同總兵都督方政爲鎮守太監郭敬所誣大學士楊士奇奏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敬初聞用政心已不喜曾親對臣等極毀政之短及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諭敬改過自新與政協和辦事仍勅政如舊安心供職免悞邊務

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卒凱句容人性剛毅饒智畧馭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兼行邊務悉舉

十一年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

上命付洪自治

十二年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叅將守萬全亨伯父嚴寬河衛指揮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畧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擢大同叅將彪亦陞指揮從亨叅謀

景泰元年五月左都督楊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而命爲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

守備將永寧城西門切塞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操營練既至于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於市四年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贓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

上乃召陳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言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釀成污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天順元年以迎復功擢楊能爲左都督總兵宣府四年卒於軍能六合人沉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憚之至於軍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悉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

過也初伯父昌平伯洪鎮宣府能繼其職弟信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爲本朝邊將之冠云
五年十一月大學士李賢言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召兵部令湖廣貴州總兵各鎮地方不得兼統
八年七月撫寧伯朱永薦甘肅總兵定襄伯郭登乞取回代總管神機營 上曰登宿將有重望用之於外誠不若用之於內卿能舉以自代足嘉尚也遂召登還京
成化元年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

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典亦以疾死於道翰妻入愬於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卽誅之

御史呂洪建言鎮守總兵等官一蒙差遣輒奏添在京軍官及自帶家人支給行糧在營安坐遇有征戰反奪軍士功級冒報陞賞乞行禁革其後編修丘濬亦言總兵帶去旗牌及報效等項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可一切革去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鎮守甘肅總兵官右都督周玉卒玉器宇凝峻自偏裨爲
大將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
計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

四年甘涼總兵伏羌伯毛忠少膂力絕人善騎射代父授
永昌衛百戶屢從征多戰功累陞都督尋以平永昌虜
寇封伏羌伯至是與滿四戰賊已大敗忽昏霧起賊遂
乘風死聞忠顧謂孫鏜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
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遂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己至酉
忠中流矢鏜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鏜斷其指
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忠亦赴救死之贈侯謚武勇

十七年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信本
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蠻夷亦信之
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
武岡蠻人不靖守臣議剿信巡邊面諭之竟不煩兵而
下信沉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展玩經史歷鎮大邦
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
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雖公卿士人亦鮮儔云
二十年五月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鎮守代州三
關時虜酋大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
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

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於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聲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旣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在鎮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於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下獄坐免旣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蒙特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旣可免

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旣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十五年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七年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劉寧卒贈廣昌伯寧以

世襲永寧衛指揮使累功至都督掛平羌將軍印軀幹
頌偉勇畧過人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
正德三年九月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

七年召大同叅將江彬入衛京師彬蔚州衛指揮使時從
宣府總兵官張俊征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賂錢寧引
入豹房得見 上喜留侍左右時出奸謀蠱惑陞左都
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 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
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雜引大內操練號
外四家又罔 上振耀國威創西官廳爲都督

十六年七月分守莊浪叅將魯經以疾危罷巡按陝西御
史許鳳翔言經以力戰被創致疾疾行愈且經世將敢
戰知名虜中疾未可許也兵部謂御史言是 上乃褒
諭經命亟出供職仍以銀幣勞之

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倚江彬爲內援大肆殘墨賊累巨
萬所箠殺千戶以下凡五百餘人誘殺屬夷上功遂啟
邊釁又常率家衆遮擊兵備副使胡澧澧爲閉閣者兩
月至是給事中熊浹奉使四川疏傑不法狀遂褫其職
嘉靖四年寧夏總兵种勛遣人行賄京師爲東廠所緝錦
衣百戶李鏜御史王官受寄財物引領過送并以逮問
給事中解一貫御史張緯等請窮治所餽遺之人從之

以右都督杭雄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海門人性強
猛接人謙和機謀內含質樸外著扼衝突戰奮臂先倡
料敵揆策舉合陰符爲胡羌所敬憚云

五年薊州總兵官馬永上言先任吏部尚書陸完勦除流
賊安定中州乞照例賜以贈謚量授子孫世襲學士禮
熙等議禮被譴謫乞宥其罪 上以陸完交通逆藩罪
狀顯著豐熙等罪過朝廷自有處分責永出位妄言令
具疏引罪革任回南京後府帶俸閑住

七年提督漕運總兵官劉璽奏增餘丁月糧定考課以裨
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
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改
僉南後府事再命督漕於勢要愈不假借尋告休歸璽
以南京龍驤衛世職歷前官平生志意恬退學問該洽
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
九年以都督楊銳爲漕運總兵官銳以羽林指揮征宸濠
有功賜璽書褒之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自立官
足不及權門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以都督僉事劉淮鎮守遼東淮在遼六年招徠夷落振作
軍威地方爲之一清建州被虜者流移高麗王給衣食
驛歸淮嘉之以聞 上勅厚賚國王王感之曰非劉大

師 上何以至此其化被遠人如是明年引疾致仕
十八年鎮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保謚武莊震榆林人
深沉有機畧初爲指揮卽以敢戰知名不十年爲西邊
大將虜人畏之大同復築五堡至今賴焉

遼東總兵左都督馬永卒永遷安人世金吾指揮好讀左
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爲將善詢虜情先知所從來
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徃徃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
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松藩副總兵李爵在鎮不
法狀舉副總兵何卿代之給事中許天倫言卿以二千

金賄養浩陷爵以爲已地 上怒革卿任命巡撫母崇

禮詳覆以聞於是崇禮具言爵貪婪無厭卿在松藩十
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軍民至今思之且官久而家貧
安所得二千金行賄 上意乃解卿及養浩仍錄用

二十五年宣府副總兵崔天爵稱病乞致仕總督翁萬達
言天爵避事遠害宜治且天爵科尅暮年猶甚罪可斬
上命錦衣官校捕繫詔獄科尅事下巡按御史驗問

給事中扈永通劾松藩副總兵高崗鳳昏庸不可用給事
中諸葛峴因言何卿沈希儀皆川廣良將可代 上用
兵部議罷崗鳳而命卿以都督僉事代旣而給事中張

元冲劾兵部尚書路迎用卿不以會推而於題覆廢亂
典章 上曰卿已有成命自後本兵用人毋廢會推
二十六年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境修邊之
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
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故違節制不聽調
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請乞責戒 上住鸞祿半年
博亦停俸四月已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
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許今鸞等復
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叅以
聞尚書陳經等言鸞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日後總督
官務虚心酌採勿執已見鎮撫官毋循默面從臨事奏
瀆 上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
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首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
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不合事體不允行

仇鸞有罪詔錦衣衛遣官按逮捕之鸞在甘肅日久貪縱
酷虐恣爲不法曾銑叅其沮撓軍機且歷詆其科剋乖
戾狀 上奪俸示罰以所論劾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
不可掩益狂悖無忌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混
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將官自副總兵蕭漢
以下無不一一求索兼金馬以百千計以致各官相率

效尤肆為朕削鸞又侵尅衛所月糧科取班軍銀兩克
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場草束各給以印票而
分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多以百計去年果
園堡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馘今狼台吉固
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閑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
致一鎮人心詢詢不服 上覽疏大怒令速繫來京訊
治既而巡按御史張雨復言鸞贖貨養衆大失番夷心
六事巡撫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稷
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
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覈實速具狀以

聞

二十九年閏六月召起仇鸞為宣大總兵官初鸞以曾銑
等論劾繫京鸞復許銑得釋罪坐廢至是宣大缺總兵
官鸞賂大學士嚴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之
三十五年南京中府都督僉事萬表卒表寧波人以武舉
歷都指揮督全浙糧運凡為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督兵
者二歷漕既久國計河渠祖制時敝靡不明習少嗜玄
學已閱內典有獨契所著述甚富
三十七年四月詔進大同副總兵尚表為都督僉事初表
以閒住官運餉入邊 上以表雖用而老不能出師遣



薊州副總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表捷音至言
官軍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內有俺荅一孫及
一壻虜退舍十里 上嘉表功故令進秩

六月大同北路叅將周現故總兵周尚文家丁也以從征
有功累陞指揮尚文死居總兵徐仁幕下會開馬市現
以素習虜情得承遣往來至是分守拘門助馬等堡逼
近虜營總督楊博疑之 上命錦衣衛捕送法司治罪
法司勘其通虜原係公差但拔自行伍中冒濫官賞當
革奪耳乃得發遣革其世襲

三十八年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以盧鏜代之
大猷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不阿已
授意唐順之劾逮赴京時文武大臣以大猷忠勇爲國
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三
千兩餽世蕃得不死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

三十九年五月福建巡撫劉燾言自閩省倭亂以來調兵
轉餉幾無寧歲因議兵糧戰守四事南北中三路叅將
信地未分備倭指揮冗員宜革兵部覆燾言皆是請改
叅將謝恩爲北路駐福寧侯熙爲中路駐興化趙文奎
爲南路駐漳州備倭指揮改爲標下遊擊從之

四十一年五月命都督僉事劉顯克總兵官鎮守廣東南

顛叅軍俞大猷副之時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故有是命
 四十二年正月革鎮守浙直總兵盧鏜職仍同原任遊擊
 王應岐俱下御史逮問鏜初在胡宗憲軍門用事及宗
 憲敗鏜不自安求去時應岐已革職克軍給事中丘橈
 等因劾鏜奸貪八要言應岐原擬未盡其辜部覆從之
 四十四年九月巡按浙江御史黃廷聘劾總兵劉顯貪污
 暴橫奪功匿罪等事詔革任聽勘已巡撫劉畿復薦顯
 知兵可用兵部請奪顯都督銜克為事官鎮守從之
 四十五年給事中歐陽一敬請革勲臣鎮守兩廣以流官
 都督代鎮覆允為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大理寺司務臣張懋謙 訂正

兵部 五

留守都司

洪武二年九月 詔以臨濠為中都設中都留守司

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今都指揮使司

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

十五年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

梅思祖署都司事

命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十六年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二十年九月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定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

部榜諭天下都司軍士凡寇不卽奏聞者鎮守官

以下罪與永同

宣德五年六月置萬全都指揮司

隆慶

年巡按廣西御史李良臣劾總兵俞大猷奸貪不

法宜從重治兵部言大猷束髮從戎多樹勞績今罪狀未明暴挫折之恐將士聞而解體詔大猷回籍聽用

淮揚巡撫方廉言如臯東接通州已有狼山副總兵西接秦州又有海防兵備道宜革揚州叅將之在如臯者而以鳳陽軍門中軍都司駐守揚州兵部議便從之

以鳳翔軍門中軍將同總平賊州兵暗請野奔之
泰州又奔到刻兵翰並宜進其州然然之五破早皆
其將安撫衣親言收舉東封賊州日百餘山州縣兵
未即暴野世之怒殊士問而捕盡
武宜發重武兵暗言大州東安發其冬四發餘今果
對其五年平以封西州中李身百校縣兵命大州我命不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臣朱光熙重訂

兵部 六

衛所

甲辰三月 太祖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

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

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

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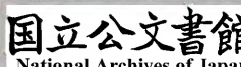
改各衙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洪武元年八月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二年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為百戶領之上勅諭平寇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

成化十一年正月設湖廣行都司 **按**行都指揮使司五

四川陝西湖廣福建山西

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荊州左衛為 顯陵衛始設興都雷守司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都焉



守同錄錄刻承天二滿山中潘昂
 嘉散十八年五月如陳州主潘昂
 四川刺西賊黃師數山西
 九月十一日辛丑月精賊黃師潘昂
 潘昂潘昂潘昂潘昂

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從之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遁去我軍
 追擊之獲積石州叛逃上官阿昌七站上官失納等斬
 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
 請城守事宜 上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
 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
 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
 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城置兵屯守

三年三月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日廣西地接交趾雲

南所治皆溪洞苗蠻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息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二日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煽爲亂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三日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讐言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綠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群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力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于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從之設南寧柳州二衛

九月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初成都旣克潁川侯傅友德等畱官軍守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舊城低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粗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置各衛以分隸之初王師克保寧傅友德畱和陽衛指揮黃榮駐守至是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所守之

六年置西寧衛以故元納款朶兒只失給爲指揮僉事七年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

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命如律斬之

九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于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十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于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十五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奏設雲南等衛詳雲南諸蠻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十八年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軍諸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國朝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分領士卒後指揮不肯入署理事互相推避是年始命指揮使掌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利責所領之官二十二年先是命軍衛所屬軍馬除軍民調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歐良造譙樓



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財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于民違者治罪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初九溪洞蠻因千戶夏德忠誘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討平之故置二衛

置興隆衛指揮使司其地初置浪洞黃平安撫司傅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指揮僉事胡質守之

二十三年四月命鳳翔侯張龍改龍里衛爲軍民指揮司涼國公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命千戶石山頭領西陽兵一千五百人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隸施州指揮使司

西平侯沐英奏景東百夷要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二十四年十月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上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上喜命叅贊清平衛軍事

二十五年涼國公藍玉奏四川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比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

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瑚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要道宜增置軍衛下群臣議建文元年七月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顯等入京復其官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兵部奏建文中改瀋陽左右二衛所并天下軍衛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永樂元年西月巡按福建御史周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第及各衛千戶所遇有公私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辨有乖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

令各衛官悉於府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衛所開讀科歛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邊海衛所一從布政司抄謄差人開讀爲便詔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繰軍士綿布萬七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上從之諭都御史顧佐嘆曰近聞軍衛科歛皆是減除月糧國家徒費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千國法下失人心不可不聽

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十八人俱爲百戶補外先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此輩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壯久侍白首不沾一命人情謂何可閱其歷年久者明日引來至是悉授百戶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洪熙元年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喪身何異剖腹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宣德元年陽武侯薛祿奏宣府重鎮洪武中置六衛後皆改調惟存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鎮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畿內地以宣府兩衛屯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屯處已久今遠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來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五年洪武中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旣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七年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

守居庸關調慶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
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
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
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但當
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

正統三年 上諭兵部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江南
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山東
俱調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延安綏德
等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
衛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

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浴邊衛所著爲令
八年府軍前衛指揮僉事鹿麟受枉法贓賣放操軍三十
九名事覺 上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場號令仍發遼東
鐵嶺衛充軍後有犯者悉准此例

成化五年二月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惟一
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
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宐于此添設一
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十八年閏八月南京畱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
謀管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爲

兵于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役者悉退出差操嘉靖二十五年南京龍江右衛指揮蕭勇以祖籍永平乞改調上問兵部部言會典京衛武職聽調外洪武三十五年著為令然曩者在內官衆則可今官益少如許之則規避者紛然矣上是其言令自今求外者勿聽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三

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王世德 訂正

福建布政司參議臣章自炳 重訂

兵部七

軍政

甲辰三月初 太祖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者為

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爲良法

洪武二十一年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歛激變江西指揮戴良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瑄兵部尚書劉儁曰昔高皇帝常戒勅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旣衆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饑寒加以汝等無惻隱之心侵漁私役往往逃亾缺伍故當時私役者每一日追王錢一貫仍論

其罪朕今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恤軍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亾者衆自今計其逃亾之數以論罰如百戶有逃一人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給降克總旗四十降克小旗五十人發克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一等皆如百戶例二年四月勅北京畱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寧都司自洪武三十五年至今年三月武臣謫廢者皆量情貸免情輕者俾復職重者仍令立功候有功復之

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謂臨邊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屯雖險要而運輸難

至者屯亦多於守

三年正月諭天下曰國家武衛以禦侮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者捍禦攻戰所資也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者儲蓄之本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克足其加意督勸若完城堡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况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於己身之勞當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掎刻貪虐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之無忽朕訓

四年二月上命兵部凡軍官有罪謫戍邊立功者悉復其職因曰玉有玷磨之可使瑩衣有垢濯之可使潔人性皆善艱難頓挫之後豈無悔過之意哉

十六年五月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爲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特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瓌鎮甘肅皆遣勅諭之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三
軍政
三
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洪熙元年正月兵部尚書李慶劾奏天下都司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戶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付法司按治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怠備爾等職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爾罰其歸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

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庶禦守已毋縱貪刻以害軍士朕將遣人閱視有一不悛者罪不宥

四月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

宣德二年六月上諭尚書蹇義等曰今之武職皆勳舊子孫少諳政事一切皆由首領首領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濟近有告科歛害軍減尅月糧者蓋首領多吏胥除授卿等初除之際必謂此小官不及精詳及其受罪而去軍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四年二月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清理浙江軍政

七年二月命兵部清理貼黃。上諭之曰軍職貼黃祖宗時最爲重務蓋武臣百死一生致軍功得廕及子孫不清理或有冒濫則有功者屏棄無功者反受利矣爾等宜致詳慎不可怠忽。

正統元年九月分遣御史軒輅等十七人清理天下軍政。成化六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奏踈放幼軍緝捉軍官并收克將軍俱不引奏從之。府軍前軍幼軍及年六十驗有老疾者兵部引至御前奏過踈放京營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司引奏緝捉軍民身驅長太自願投克將軍者通政亦引奏。圭以幼軍踈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當煩瀆。聖聰故禁之。

七年二月兵部尚書陳信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禁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延綏兩廣無歲無虜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恒病其不練而困於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內外引喻。詔下兵部。一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於四方。悉如信言。十三年刑部議覆侍郎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

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若都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從之

十四年初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舊無著令是年春因兵部尚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奏請始定

二十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弘治十年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此卽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其他衛俱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也永樂中曾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蚤朝侍衛退朝卽散回家皇城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是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言請勅御馬監掌印官同提

國朝典彙卷一百四十三
軍政
督勇士并四衛管太監將勇士并四衛操軍揀選精壯者編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直仍勅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真得嚴禁衛之意

十六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陳兵政弊端十事一京軍苦於出錢供應二營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江北軍因京操失業五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陞賞多涉勢要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行之

十八年四月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正德十六年五月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員名以右都督桂勇克叅將督領之舊制設官軍三千六百餘員名巡邏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西過盧溝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乏官專領事無統紀又汰革海戶及詭冒軍匠人等相聚為盜民間苦之於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會給事中儲昱亦以為言故有是命勇號令嚴明稽察有方由是盜賊屏戢京師肅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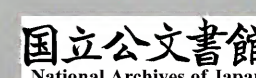
九月御史曹珪奏凡在外都司衛所等官掌印僉書俱由

鎮巡三司同巡按考選百六十年莫敢更變至前尚書
王瓊請自都司而上皆本部推舉以致權要夤緣納賄
干進而天下軍政壞極矣請勅所司如舊例行報可
兵部尚書彭澤言祖宗所設侍衛守衛如叉刀圍子手紅
盔將軍係隸五軍三千營有侯伯總轄之而旗手等二
十衛官軍有指揮千百戶兼制番休上直環拱禁掖年
來羸弱老稚得廁其間堯鏊甲楯敝壞非所以重宸嚴
而示威肅也宜按籍簡汰戎器敝壞者飭治至於五軍
三千二營亦有占役或代戍者當均爲審覈從之

彭澤又奏舊例京外衛所軍職貼黃文冊每年一造送部

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衛聽科道
并本部主事等官所屬衛所從本府堂上官各訪實填
註考語揭帖送部若錦衣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
錢寧輩招權納賄蠹政害人蓋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
畱不由廷議也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陞
襲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
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從之

嘉靖元年令在京七十二衛軍冊如武驤等四衛例五年
一次備造及查議武選清黃事宜從兵部主事霍韜奏
也韜三上劄陳七事極言清軍武選之弊因謂錦衣衛



不宜典刑獄撫按兵部官不宜以軍功受賞廕東廠不
宜預朝議興府護衛軍士不宜盡取北來陞授官職江
西功次宜昭雪謝源伍希孺之謗以勸忠良自江西安
慶正功外悉聽諸臣辭免天下夫役困弊已久宜更爲
禁例節其人數 上可其武選清黃議餘如舊規
四年十二月御馬監乞自掄選騰驤四衛官移部銓注不
從既而太監閻洪矯旨選之請移文兵部遵行給事中
鄭自璧乞治洪欺蔽之罪不報

六年大學士楊一清上六事一簡樞臣兵部不應兼戎務
別舉才望知兵者專設一員提督二選將領且推曾經
戰陣者委之蒐選教練三擇選鋒宜於各營選勇健分
等第二千人爲一等又於中選膽力壯武藝精者以爲
戰鋒使聽調四時訓練使目熟旌旗耳習鉦鼓足習進
退手習擊刺通曉號令則節奏不差又簡一二人爲師
聽其教督以責成功五禁科尅糧餉不克則士氣不振
宜痛懲漁獵士飽而嬉斯勇氣百倍六查戰馬各軍草
料原係全支今僅給三月餘俱折色所得不足以供則
馬將立斃宜量其增數

七年兵部覆御史王重賢等奏諸邊將宜慎擇久任無以
細過輕易科道官查閱京營宜以一年爲期勿兼他事

仍假璽書以重其權各處清軍御史以地方災傷罷恐
兵籍坐此日虛宜復其官而以一切戎事付之報可

八年先是初年詔書騰驤等衛士必兵部查覈乃得收廩
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至是兵部尚書胡世寧以四
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因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
手等衛內臣言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
虜東市勦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下部再
議世寧奏四衛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
戰由王振東市之害文獻吉祥也 上從世寧議

十年 上以火災諭責兵部官緹吏爲奸武選尤甚間者

考察在京武職司官與吏通賄變是非令堂上官核實
奏處已兵部查武選司考察武職俱前署郎中今陞潯
州知府廖雲龍同令史江琦等掌行卽差官校械送廖
雲龍來京訊問江琦等先下鎮撫司拷訊都御史汪鋹
因言武選諸吏積弊有年宜盡法究治侍郎陳洪謨雖
失覺察非故縱之其情可原 上然其言曰吏緣爲奸
由堂屬官不能奉法所致卽行各衙門自今務正身率
下嚴加鈐束犯贓有狀內聽各官叅奏外聽撫按逮問
都察院風紀之地有奸吏沮抑伸訴沈滯冤情者卽具
名以聞一體究治洪謨待獄 上曰朕自有處分

國朝典彙卷二百四十三
軍政
二十九年詔五府府軍前衛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
政之年各疏自陳仍許科道官拾遺錦衣衛指揮以下
除皇親帶俸達官管操之外同南北鎮撫司騰驤四衛
等官俱聽兵部及該衙門定去留從給事中楊允繩議
隆慶三年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
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
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
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
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謂腹
內之兵旣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

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
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
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
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
住居部署固在也

兵部議覆大學士張居正所陳飭武備事宜其一議兵言
祖宗朝九邊兵以百萬計尚存六十萬有奇團練之法
當令各鎮編見在軍士隊伍立長擇師教以武藝且將
領斥陟視此爲差隊伍中有罪罰及其長賞亦如之其
冗兵汰則冒替之糧減主兵練則客兵之餉省我兵能

戰而虜一遭控必數年不擾則行糧可免虜旣遠道則我之威力能制屬夷之死命而撫賞亦可罷是足食之方已寓於練兵之中矣至於興屯鹽以復本色視豐歉以爲折支又在戶部酌計施行其一議將言關外之務悉聽總兵而下自擇進止不得拘以文法各官果建奇功卽超格封拜亦不得指摘小疵率爾論列本部查稽三年無過者酌量險易奏請加恩至於承委府佐以下官員非禮凌辱許將官具揭送部定行降罰其一議選擇邊吏言各邊守令議調議補紛紛奏請在吏部持衡秉公務得真才其一議團練鄉兵言沿邊郡縣不分城市村堡軍餘民舍皆列爲鄉兵如邊軍隊伍之制其村堡寡不及數者止五十人爲一隊每堡設一長一副領之各不妨農務隨時訓習遇有虜報則督撫移檄各率鄉兵乘城防守斬獲者仍照官軍例陞賞雖無斬獲而守防無失亦量犒之哨總司總堡長等役各給冠帶至鄉兵練成督撫兵備府州縣官皆計功陞轉不得徒具彌文其一議併守城堡言虜賊臨牆不能拒之邊外則當悉收入堡而邊內城堡又不能盡守則當擇適中處將附近小堡併入大堡修城浚濠務俾堅固其軍民有自願包磚者聽官量助之得旨悉如議實行

